歷史與空間

■ 成志偉

詩詞唱和訴心聲

在中國格律詩詞創作中，唱和是一種常用的獨特形式。一位詩人寫詩詞贈與友人，友人讀後有感而發，和一首回贈，可以傳遞心聲、增進友誼。當然，和詩一般應該依照原詩詞的格律、詞牌，在體裁、題材上基本保持一致，並盡可能步原韻酬答。和詩要寫得精彩，並不容易，因為它要受到創作要求上的某些限制。

古今詩壇上，以和詩形式出現的好詩詞相當多，不少還是傳世名著。

唐人杜審言有一首《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襟。」晉陵（今江蘇常州）陸丞曾作《早春遊望》詩示杜審言，杜和此詩回他。陸丞詩觸到了杜審言的思鄉之情，所以想回鄉，熱淚濕了衣襟。當時杜審言在江陰做官，通過對宦遊江南所見春景，以雲霞、梅柳、鳥雀、浮萍為元素，襯托自己憐愛江南春色，卻又盼思故鄉的複雜感情。

同時代的劉禹錫吟有《和樂天春詞》，曰：「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白樂天寫《春詞》贈劉：「低花樹映小妝樓，春入眉心兩點愁。斜倚欄杆背鸚鵡，思量何事不回頭。」白詩寫一眉目含愁的年輕女子，憑欄凝思，不知在想啥呢。劉的和詩則順着白詩的思路走，也寫一位青年女子，化妝精心地步下朱樓，同樣愁容滿面。在百無聊賴中數花朵解悶，沒成想蜻蜓把女子玉搔頭上的裝飾花，誤認為是真花，飛將過去落在花上不走了。這一筆寫得很妙，將女子的花枝招展和寂寞難耐表現得十分逼真而生動。「蜻蜓飛上玉搔頭」成為唐詩名句。

唐人賈至寫過一首《早朝大明宮》，頗受好評，杜甫、岑參、王維都曾作詩相和。王維的《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云：「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詩人從大明宮早朝時的莊嚴、肅穆寫起，鋪敘萬國使節盛裝朝見唐朝天子的恢宏輝煌場面，渲染了大唐皇帝的威儀和尊榮，描繪出當時中國國力強盛的壯麗圖景。此外，杜甫的《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也不錯，以早梅立意，感謝朋友對自己的關切，表示了對裴迪來詩推崇。古代詩人的唱和，都發自肺腑，傾訴的是自己的心聲。

毛澤東主席的詩詞流傳至今的僅百首上下，其中有多首唱和之作。他曾先後創作了和柳亞子、和郭沫若、和周世釗的作品多首，其中和柳亞子的幾首影響很大，「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名句，即出自和柳亞子詩中。

毛主席還寫過兩首和郭沫若的詩詞，其中有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云：「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本詩的歷史背景是，郭沫若在1961年觀看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郭沫若的詩人氣質很強烈，也富有愛憎分明的感情，痛恨害人的妖孽白骨精。但郭沫若在對待敵我友的關係上判斷有誤，對受蒙蔽的唐僧要千刀萬剮，非常偏激，不利於團結一切力量共同剿滅妖魔。

毛主席讀郭詩後就和了這首，委婉地勸導郭沫若要善於科學區分敵我友，不能混淆黑白，把「愚氓」唐僧當作敵人來對待，而要教育這類頭腦不清的人轉變態度，共同降妖伏魔。只有妖怪才是我們要打擊的唯一敵人。孫悟空火眼金睛，一眼識破白骨精的多重偽裝，堅決打掉這個害人的妖精，是最應該歡呼讚美的。

郭沫若讀了毛主席和詩後茅塞頓開，幡然醒悟，又寫一首七律呈毛主席：「賴有睛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霧，八十一番弭大災。僧受折磨知悔恨，豬期振奮報涓埃。金睛火眼無容赦，哪怕妖精億度來。」毛主席閱後頗為肯定，回信郭沫若道：「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採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今天讀毛主席這首和詩，感到特別親切動人，提神解氣，好像就是他為當下的中國和世界形勢寫的。

■以和詩形式出現的好詩詞相當多，其中不少以春日美景為主題。 作者提供

當今世界，我們應學習孫悟空，用火眼金睛透視世界，識破妖魔的害人本性。當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各國人民奮起鬥爭，殺退病魔。奇怪的是，有些國家的政客們卻無視本國嚴重疫情，死亡不斷，反而誣陷中國，蓄意挑撥中國人民和其他抗疫國家的關係，以達到遏制中國發展前進的卑劣目的。

同時，這些傢伙心懷惡意、手段歹毒，繼續在我國香港特區興風作浪，嚴重危害香港政治經濟穩定，禍殃香港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這就是毛主席筆下的鬼蜮。

2020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十三屆三次會議於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就是嚴厲打擊亂港分子，及豢養他們的國際妖孽的一把閃爍寒光的利劍，讓這一小撮妖魔鬼怪露出污黑的醜惡原形，聚而殲之，叫它們徹底滅亡，恢復玉宇澄清、朗朗乾坤的美麗香江。

當我們學習孫大聖，時時提高警惕，隨時緊握手中的斬妖利劍和殺敵千鈞棒，即使妖霧不斷重來，我們也早已嚴陣以待，對化妝成金錢美女的各類白骨精一眼識破，都把它們打得原形畢露、粉身碎骨，奪取全中國「玉宇澄清萬里埃」的偉大恒久勝利。

毛主席給郭沫若的這首和詩，體現了他的偉大預見，詩中表現的遠見卓識和強大思想藝術威力，着實令人歎服。

書若蜉蝣

■ 葉 輝

南非小說預言瘟疫

話說南非作家梅亞（Deon Meyer）在2016年所出版驚悚小說《發燒》（Fever）中病毒造成浩劫的可怕情節，不料剛好精準描繪當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疾病疫情；據梅亞說道：「我不斷想到數以千計失去所愛、丟掉工作，及活在恐懼中的人們所感受到的悲傷。」

該報道稱，《發燒》出版後，普遍被譽為可媲美美國作家麥卡錫（Cormac McCarthy）所著小說《長路》（The Road）的後世界末日傑作。麥卡錫2007年以《長路》獲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全球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此病毒疑似從動物傳播到人類身上，再如野火擴散至各國，如《發燒》所描繪的場景上演，令人寒毛直豎。

據小說《發燒》某一段場景，描述各國關閉邊境，且在生存本能驅動下，書中角色對他人懷有戒心；據書中提到：「一名男子躺在熱帶非洲某地的芒果樹下，他的抵抗力很弱，因他感染愛滋病毒（HIV），且沒有接受治療。此男子血液已有一種冠狀病毒。」

法新社引述小說情節說：「芒果樹上有一隻蝙蝠，血液有一種冠狀病毒；此病毒人類只要吸氣就很容易感染，且會讓他們病得很嚴重」；梅亞誇張指出全球損失九成人口；他描繪的也許為世界性流行病最壞結局，迄今所見，此書相對準確敘述群眾的心理、病毒的形成機理及傳播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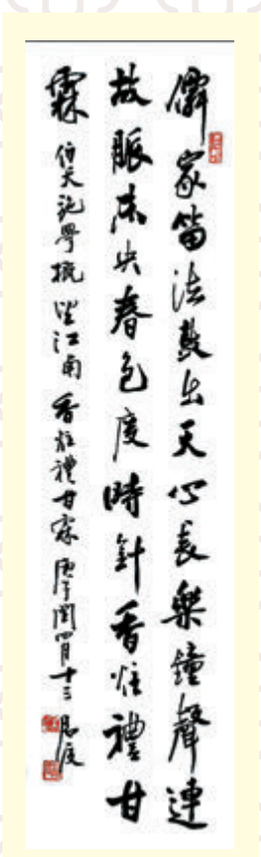
如第四章寫到熱病起源，他們知道兩種病毒的結合，一種來自人，另一種來自蝙蝠；一位醫生在雜誌寫道，沒有人確切知道一切如何開始，以下為發生過程：在熱帶非洲某地有個人躺在芒果樹下。此人抵抗力很低，因他愛滋病毒陽性；在那棵芒果樹上有一隻蝙蝠，血液帶一種不同類型的冠狀病毒，蝙蝠病了。腹瀉導致排便，落到樹下男人的臉、眼睛、鼻子或嘴上。

有位家庭成員在附近城市的機場工作，完美病毒就在家庭成員體內潛伏，他當着一位女客的面咳嗽，而女客正飛往英國；在另一章，德國海德堡郊區農民告訴同一航班的旁人：他們都有一點害怕，就像伊波拉熱病前幾年的事情；可是世人又想到，全都生活在科學時代，他們一定會做些什麼措施，因此世人不太擔心，直到英國、美國等等先進國家，所有國家都取消航班，宣布實施緊急狀態，因以前從來沒有像如今那麼糟糕，接着病毒就到航班，旁人尋思，現在趕緊，他們最好做些什麼，那是旅客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接着電力中斷，沒有人過來上班，給孩子打電話，可他們不接手機。

接着手機斷網；「躲在養雞場，之所以還活着，就是因住在那兒，在睡覺，哪兒都不去，接着收音機也安靜，一切都安靜，坐在那兒看馬路，可什麼都沒有；後來動了卡車，開車出去，聞到海德堡的氣味，隔着四公里就聞到死去的人，那就明白了。」

施詞度墨香

■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望江南・香炷禮甘霖
伯天・施學概鞠躬

仙家笛，
法鼓出天心。
長樂鐘聲連故脈，
未央春色度時針。
香炷禮甘霖。

庚子閏四月十三芒種前

浮城誌

■ 姚春華

生如夏花

人常說，「生如夏花般絢爛，死如秋葉般靜美」，足見，夏花之美不負春花。在岳陽有「五月梔子鬧端陽」之說，其實，還有一種直指鬧端陽的花——蜀葵花，我們這裏把它叫做「端午景」，是不是更直接明瞭呢？蜀葵花開得正歡時，人們便知曉端午節臨近了，奼紫嫣紅的蜀葵花或黃或紅或白，在夏陽的照耀下通透而嫵媚，它們似在爭相以最美的姿態迎接節日到來。那一排排集觀賞與藥用價值於一身的蜀葵花，引人關注古來有之，唐代詩人岑參的《蜀葵花歌》：「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人生不得長少年，莫惜床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蜀葵花。」

五月榴花似火如緞，歷來是文人墨客深情吟誦的對象。唐代詩人韓愈的《榴花》：「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宋代詩人王安石的《詠石榴花》：「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明代詩人徐渭的《榴實圖》：「山深熟石榴，向日便開口」。常常會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些花的臉譜、色彩美輪美奐，豐富的色相非紅、橙、黃、綠、青、藍、紫所能描摹的。

我家對門奶奶是養花高手。她家樓頂上養了好多的花，一年四季花開不斷，尤其這個時節，開滿了繡球、天竺葵、月季、薔薇、梔子花等，還有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儼然一座空中小花園。周末，閒來無事，我總會跑到她家去賞花，有時，還會弄點想要的花，我愛上養花許是與她有關。我與對門奶奶相處近20年了，快70歲的她在我眼中依然還是當初的模樣，想必，這是愛花的福報吧。世間風月，得閒便是主人，在慢生活中伺花弄草，賞花品茶，不為詩意，不為風雅，不為禪定，只為將日子過成一粥一飯的簡單、過成一杯白開水的淡然。

很喜歡這樣一句詩：「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素華流年，花開花謝，一如人生的得失捨得。漫漫人生路，不一定處處都如己所願，清淺歲月，總會有些許的不甘、無奈，甚至迷茫。

可當我們靜下心來細細思量，失去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擁有呢？如同那些燦若春華的夏花，零落成泥後不是更護花麼？

豆棚閒話

■ 青 絲

士有諍友

沃倫巴菲特的老搭檔、著名投資人查理芒格談及成功之道，認為「紀律、德行、諍友、機會」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其中「諍友」的選項，尤為引人注目。「諍友」出自《孝經》：「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意為人的思維常具有主觀性，對事物的理解會過於自信及受局限的制約，如果身邊有幾個能用直言規勸的益友，就能助人了解自己的缺點和不足，由此作出更為符合實際的決策，從中獲益。

怎樣才算是諍友？《論語》：「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就是對諍友的精妙概括：朋友之間坦誠相待，秉持真誠、開放的態度，一方看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能夠出言規勸，指出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另一方也能虛心地接納有可能冒犯自己的批評見解，改正言行和決策上的不當之處——人生很多時候，是沒法去摸索和試錯的，搞砸了，就很難再獲得同樣的第二次機會。所以，諍友在每個人的人生當中也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並在一定程度上主導着成功和失敗。

東漢末年，外戚大將軍竇武掌握朝政，權傾一時，其族人都獲得封爵，盧植規勸竇武不要這樣做，容易引起他人的嫉恨。竇武不聽，身邊聚集了一大幫為了求官不停對他吹拍逢迎的無能之輩。其後，竇武計劃誅滅漢靈帝身邊的宦官，無人給他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他又剛愎自用，結果消息洩露，宦官提前發動政變，反殺了竇武。人缺乏諍友，無人直言告誡，會阻礙對真相的進一步探索，容易變得自信心膨脹，由此失去彌補漏洞和錯誤的機會。

清咸豐年間，名臣郭嵩燾被派到大沽口協助防務，主帥僧格林沁問他，有什麼辦法能拒英法聯軍於海防之外？郭嵩燾直言道：「外國人志在通商，能夠協商解決的事，就不要訴諸武力，尤其海防前線，沒有什麼功績可言，不可好戰，須適可而止。」僧格林沁向來瞧不起漢臣，又見郭嵩燾是幕僚出身，認為他只會耍嘴皮子，不敢打仗。其後郭嵩燾多次犯顏勸諫，直陳能夠制敵的唯一方法，就是埋伏伺機突襲，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但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看清形勢，遵循規律。每次都被求戰心切的僧格林沁責備。

沒過多久，郭嵩燾被朝廷派到山東督查稅務，無人勸誡，僧格林沁更為獨斷。英法聯軍發動進攻後，清軍很快兵敗，每一個步驟都如郭嵩燾所料，僧格林沁這時才佩服郭嵩燾的見識深遠，對手下人說：「朝中諸臣，唯有郭翰林愛我，能進逆耳之言，我愧對他的厚愛，如果早點聽他的建議，又何至於今天？」說完捶胸大哭，以示悲恨後悔。一個人若是沒有足夠的胸懷接納諍友，堅信自己的觀點優於他人，就會以自我為中心，無法接受批評，甚至對批評意見進行反駁或藉機加以攻擊，最後栽進溝裏，也沒人阻止。

接納並理解諍友的作用很重要，通過他人的批評規勸，改正缺失，擇善而行，發掘出自己本性中更好的一面，讓自己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人生的競爭中去。同時也能彰顯諍友的洞察力，以及以善言勸誡的正直品質，由此相互成就，令雙方都成為更好的人。

生活點滴

■ 王曉革

溫馨的記憶

家裏原來有個舊書櫃，裏面放着一些書。從我記事起它就擺在那裏，深咖啡色，上下兩層，每層中間由隔板隔開，外面是透明玻璃拉門；而且和家裏的床、書桌一樣，在某個不顯眼的地方釘有一塊鋁牌，上面有單位名稱，還有編號。

母親早前一直在市委工作，據她說這些傢具都是從機關租來的，後來過了許多年，這些公家的東西才作價給了個人。

還是說說書櫃裏的那些書吧。那些書我小時候就經常翻，歸納起來主要是兩類：

一類是政治書籍，大部頭的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分）、《列寧選集》、《斯大林全集》（部分）、《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局版）、《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第一編、第二編）；除了這些，還有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編纂的多冊《學習文件彙編》，在書櫃滿滿地排成一排，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類的小冊子等等。記得有一次我從書櫃下面那層翻出五、六本厚厚的硬紙殼卷宗，打開一看，裏面全是一些有關中共黨史的活頁文選，有陳紹禹、博古的一些文章，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強的文獻資料，我不愛看也看不懂，於是匆匆翻了一遍，怕被家人發現，就趕緊放回去了。我想這些書籍與資料，有些可能是派的，有些可能是買的，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它們與母親的職業不無關係。

另一類就是文學書籍，其中既有中國小說，也有外國小說，還有一些人物或事件的回憶錄之類，我想這應該就是她的個人愛好了。就在那次翻騰硬紙殼卷宗的時候，我無意中在一個大信封裏發現兩張泛黃的剪報，打開一看是兩首自由體白話詩，報紙的日期分別是民國37年某月某日，而作者一欄竟然寫着母親的名字！當時我就像發現一個大秘密一樣心裏狂跳不已，自然也不敢去問母親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大了一些，懂得多了一點，才知道民國37年是公元1948年。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學生的母親加入了地下黨。這兩張剪報後來找不到了，只模糊記得其中一首叫做《反對》，是抒情詩，內容則是抨擊黑暗統治追求光明的。看來母親早就屬於進步的文學青年呢。

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生病，母親帶我看完醫生以後來到附近的隆福寺中國書店，那也是我第一次來到這裏，只見一個個書架上滿滿地都是書，而且它和新華書店不太一樣，沒有櫃枱阻隔，自己可以在裏面隨便穿來走去。只見母親從書包裏取出幾本書遞給店員，對方翻翻看看，隨後彼此談了幾句，接着人家付款。出來以後，我問母親把什麼賣了？因為就在剛才店員將書拿走的時候，我在母親的眼中隱約看到一絲不捨。母親說是《靜靜的頓河》，說完就帶我去了華僑大廈，買了我最愛吃的奶油蛋糕。那個時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啊。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母親已經遷到南城，原有的兩居室住房連同傢具全都留給了我，結婚時傢具更新，但是書櫃依然留着。九十年代以降，這個書櫃兩側漸漸開裂，立在那裏不堪重負一般搖搖晃晃，實在是太破了，使用起來又不安全，於是這才決定把它賣掉。

賣掉之前先處理書，我把母親那些大部頭的政治書籍留下，其它的捨棄。事後想想，不少書還是很有價值的，結果就這麼輕易地賣了廢品。一天晚上，和母親聊天提及此事，結果電話那頭一陣沉默，接着說了一句：賣就賣了吧。聞言當即我就萬分懊悔，賣的時候怎麼就不事先徵求一下母親的意見呢？

尤其在母親過世以後，不知怎麼地，我特別想把當年舊書櫃裏存有的那些書找回來，放進現在的新書櫃。於是，在孔夫子網、潘家園舊書市場陸陸續續尋回不少。比如：《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真正的人》、《被開墾的處女地》、《日日夜夜》、《暴風雨所誕生的》等等。

可以說，以上絕大部分都是紅色經典。吳運鐸、保爾柯察金、卓婭和舒拉等等人物，不論中國的、外國的，無一不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為理想而奮鬥。母親當年收藏這些，不僅與她的愛好有關，恐怕也是留有她不可磨滅的一些記憶吧。

如今，這些書安安靜靜地立在那裏。和那些新書相比，它們顯得過於陳舊，或者正是因為如此才帶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偶爾，我會拿出幾本摩挲，由此感受一下，遐想二三。此刻，彷彿見到母親走了過來，輕輕推開玻璃拉門，瞇起眼睛辨認着那些書脊上的字，然後看了看我，笑了。